

冬日的黄河

刘爱玲



王小逸 摄

打开熟悉的中國地圖，目光追隨，撫摸兩條蜿蜒曲折的線，耳畔有淙淙的水聲日夜不息，是的，它們就是孕育了華夏文明的河流——長江與黃河。它們有着與底格里斯河和幼發拉底河一樣的古老、厚重與寬廣，在它們的岸邊有我可愛的家園。

前段時間，朋友邀約一同去韓城看黃河。這條滋養了中華文明的河，由海拔四千五百米的青藏高原巴顏喀拉山北麓起源，一條小溪逶迤着逐漸浩蕩，翻越千山，流經青海、四川、甘肅、寧夏、內蒙古，來到陝西韓城大禹口，進入它生命的又一個峽谷。此處兩面大山，黃河夾中，最窄處河寬不足四十米，河水奔騰破“門”而出，黃濤滾滾，一瀉千里。傳說這就是大禹治水的地方，故又稱禹門。人們所說的“鯉魚跳龍門”也指這裡。我們的車子緩緩行進在峽谷之中，但見兩岸山石陡峭，山脊隱在冬日的霧霾里，稀薄處直插雲霄。我打開車窗，感到剛剛還和煦的陽光忽然黯淡起來。下車，但見一面高聳的山腳下、公路邊，一灣灘塗巨大的白色冰塊覆蓋，有人在冰塊上行走，孩子們在嬉戲，就在那冰塊的中央，隱隱有一徑細流而過。這灣灘塗，站在遠處如果不細看，還以為是一處戶外滑冰場，那條細流極難發現。抬眼向左望去，却見黃河之上，三橋並立，雄壯而威武。

看到那架在黃河上的鐵索橋，久遠的記憶之門被打開，彷彿雲層厚重的天空閃過一道閃電。我知道黃河的风陵渡上曾有一次著名的戰役，國民黨軍隊撤掉了鐵索橋上的橋板，並重兵死守橋頭，扼住了日軍

由此進犯陝西的腳步。當年作為軍人的父親，告訴我，一九三八年，韓城也有過一次戰鬥。日軍精銳部隊在冬至過後一個大雪紛飛的夜晚，身披白袍，腳踏凍實的河冰強行過河，國民黨部隊拼死把守，雙方占據河兩邊的東西大禹廟展開激戰，均死傷慘重。父親說，戰鬥持續幾天幾夜，那些陝西愣娃們一腔熱血潑在了黃河上，到底是守住了陝西的門戶。此時站立的三橋並立的地位，是否與這場保衛戰有聯繫呢？我望向橋頭緩緩走去。

鐵索橋，數道鐵索懸在兩岸的岩石之間。鐵索橋橋面上沒有橋板，橋頭用鐵丝网圍了起來，顯然已很久不

用。與之並立的石橋似乎也很久遠，上面設了柵杆，以阻止大車通過。而旁邊一座銀灰色的鐵橋威武雄壯，是一座鐵路橋。三橋各具特色直通山西。我由石橋緩步走向山西的方向，路牌上赫然標識已到山西界。對面的山崖上，半座破敗的石廟是東大禹廟，而西大禹廟已在戰爭中被日軍的炮火炸毀。

站在石橋的中央，我向河中久久凝望，剛才遠處看到的“細流”寬也有二三十米的寬度，從橋上向下望，冬日的河水有着出乎意料的平靜，聽不到水流聲，只有水面漂浮的冰塊疾速向前，似乎在告訴我們平靜的下面有激流暗湧。

而我們很快就見識了黃河另一副雄闊的面孔。出禹門後，黃河如一

條瀟灑奔騰的巨龍，忽然一展數十里之寬，創造出一片土地肥沃、水草豐美、眾鳥翔集、風景優美的地方，展現了母親般寬廣的胸懷，這個地方就是位於合陽的洽川濕地。

當我們追尋着那濕潤的氣息，越過一大片芦苇地，來到黃河岸边，我被眼前的河水所震撼，那一望無際的寬闊水面，在冬日的照耀下靜靜地流淌。我浮躁很久的心，彷彿找到了一個安放地，忽然安靜下來，變得異常平和而開闊。

陝西有一句口頭語：不到黃河心不死，意思是做一件事情，沒有最後的結果就不算完。我走向黃河，站到一艘停泊在岸邊的游船上，把目光從那烟波浩渺的水面收回來，由舷邊看着腳下的流水。與禹門結冰後擠出的狹窄的河流不同，這裡沒有大片大片的結冰，只有那湍急河水的奔涌，它帶着細碎的水花，一往無前，向着目的地、向着永遠的海之夢奔涌而去。

這個地方有一個古色古香的名字：關雎洲。回到岸上，看到這三個字的一瞬間，我的目光不由得再次投向水面，彷彿看到一位浣沙的女子正站在河中央，一首古老的詩詞從《詩經》里逸出，在我的耳邊回響：關關雎鳩，在河之洲……

一條河，一條與時光一樣悠長古老的河，一條被我們流進血脈、成為肤色的河，到底埋藏着多少秘密，見證過多少淚水和歡笑？

（作者單位：陝西省銅川市群眾藝術館）

文旅系統作者專号

绿水青山六渡河

徐金芳

无边无际栗花的海洋。

二〇〇九年，六渡河村就以其依山傍水的优美环境、干净整洁的村容村貌、自然淳朴的民风民俗、文明有序的乡规民约，被评为“北京市最美乡村”。村里的人们安居乐业，勤劳致富，安守着这片净土。这个村庄一直是我非常喜爱的地方，二〇〇五年从转业转入旅游行业，我就跟这个村子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每年的旅游黄金周，我在旅游委机关编辑当天的旅游简报时，都会收到镇乡报来的山豆根餐饮点用餐游客爆棚的信息。山豆根，这个很乡土的名字，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山豆根位于六渡河村怀沙河段一个拐弯处，背山依水，不起眼的几间民房，民俗餐饮接待经营得热火朝天。餐饮点为游客制作烧鸡、烤地、生吃虹鳟鱼和栗子焖肉等地方美食。春夏季节，还可以吃到野菜团子、锅贴饽饽、炸河虾等特色农家菜。因为这里环境优美，烹饪食材乡土美味，每到旅游旺季，总有游客慕名而来，赏美景，品美食。

六渡河村的老村支书，已在任近三十年，是一位非常热爱自己家乡和工作的乡村干部。近年来，他一直在为六渡河村的乡村旅游发展寻求良方。依托国家美丽乡村建设的政策，村里修建基础设施，打造湿地公园，保护生态环境，奠定了京郊闻名的栗花沟流域经济发展的独特地位。借助板栗特产，村里推出了板栗宴、石锅鱼、栗树蘑等特色餐饮，培育出“京郊板栗第一村”的乡村旅游餐饮特

色。借势怀柔区重要节庆活动，村里曾举办栗花节、板栗节等活动，吸引市民前来休闲度假、体验民俗。我也曾多次在区内一些大型旅游活动的现场，看到王书记的身影，他总是说是来学习的。记得有一年，怀柔区虹鳟鱼美食节开幕式在绿水青山的六渡河村举办，老书记高兴得忙前忙后，觉得这是对六渡河极好的一次宣传和展示的机会。

随着游客对乡村旅游需求的提高，六渡河村的民俗旅游也在升级改造的道路上不断探索。紧跟时代发展脉搏的村民，聘请了专业设计师，本着乡土、生态、自然、亲和的设计理念，对农家院的布局和装饰进行了改造和修缮，打造出精致高端的民宿接待点。

这次到六渡河村，我特意参观了新改造后的春杨农家院。高大的木质院门内，灰色的瓦片堆积出一扇唯美的影壁墙，呈现出置身乡土又别于乡土的民宿建筑文化气息。石头铺设的庭院内，随处可见由树根和原木锯成的小木墩和小木凳，充满了朴拙、田园的气息。宽敞的房舍，明亮的落地窗，满屋的阳光，难得一见的旧橱柜、旧桌几，模样清秀地摆放在各屋合适的位置，搭配以绿植和挂画，增添了农家植传统又追求典雅的现代气息。站在装饰一新的屋顶露台上，一湖儿摆好的木凳、桌几分列两侧，屋后大树上的鸟巢清晰可见，头顶是蓝天白云，远处是望也望不到边儿的栗林海海，感觉这才是让

人记得住乡愁的地方，让人也忘却了所有烦恼，“只缘身在此山中”。

走出村子，怀沙河对岸的湿地公园让我留恋。走过那条横亘的青桥，在河的对岸，沿着旧木廊桥走向荷花深处，塘边树木参天，芳草萋萋；坝下流水淙淙，鸟鸣啾啾。如果在这里搭一个小帐篷，一天的快乐时光就掀开帷幕。记得孩子小时候经常带他来这儿玩儿，顽皮的孩童折一根柳枝在手，挥舞着在荷塘边抓螃蟹，逮鱼虾，追蝴蝶，捉蜻蜓，忙得不亦乐乎，时光就这么恣意地挥霍，大自然的宽广滋养了孩子的童趣和灵性。如今节假日我们依旧来，搭一个小帐篷，携两本书，让半日时光静静流淌……

山间的暮色来得早，当日光的影子漫过廊桥后，林间就开始热闹起来。传来几声清脆的“水葫芦”在水面游动觅食，几只号称“小炸弹”的棕头雅雀在树林和芦苇间不知疲倦地往返俯冲，一只白鹭静立在溪水中的圆石上环视四周，花斑啄木鸟在那棵大树上“嘟嘟嘟”执着地叩问。大自然的声音如此完美地合奏着，颐养了游人的悠悠心田。回味欧阳修的《醉翁亭记》：“若夫日出而林霏开，云归而岩穴暝，晦明变化者，山间之朝暮也。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风霜高洁，水落而石出者，山间之四时也。朝而往，暮而归，四时之景不同，而乐亦无穷也。”宛如就是在抒写绿水青山的六渡河啊！

（作者单位：北京市怀柔区文化和旅游局）

爷爷去世的时候，奶奶只提了一个要求，她说：“爷爷生前最喜欢热闹，找个飞镖队来，打一场。”

奶奶一辈子很少提要求，难得开口，又是为了爷爷，晚辈们自是尽心尽力，各个托了关系去找。然而，这件事却没有大家料想的那么容易，镖队都拒绝了。

“未满八十，不算喜丧。见喜打镖是老例，不能破。”老叔把镖队的回信儿告诉奶奶，建议改请唱歌的班子。奶奶沉默了许久，竟不同意。幸好，母亲打听到了小武师傅的镖队，才终于让奶奶得偿所愿。

这些都是我从工作的城市赶回老家后，听母亲说的。我开始对飞镖这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产生了兴趣，研读了一些资料。飞镖是祭神贺庆的民间技艺，一个配置齐全的镖队，至少要有一名鼓手、两名击铙者和十二名舞铙者。他们表演时头戴彩巾，身着彩衣彩裤，足登彩鞋，就连手中的响铜铙也都要系上鲜艳的彩绸。只等大鼓一声号令，铙头便带领着十一名舞铙者，双手执铙，敲击而舞。我想，这样的阵仗用在丧事上会不会太过隆重？这样的祭神表演，来祭拜一个普通人是否合适？爷爷并非什么权贵人物，一生中最高职位就是化工厂的车间主任，低调了一辈子的他，怎么突然要将最后的一段路，这么高调地走？

停灵的最后一天，长辈们忙着迎送送往，安排丧仪。小辈们则留守灵棚，等待不时到来的亲朋好友吊唁。我心情沉重，穿粗麻孝衣、跪灵棚，很硬的地面硌得膝盖疼，堂弟塞给我一叠草纸让我垫在膝盖下面，此时忽然听见棚外一阵骚动。

“飞镖队来了，快去叫奶奶。”老叔唤我做客。我走出灵棚，看见一群穿着白色绸衣的男人，拿着铜铙，推着大鼓走了进来，我赶紧往三楼上跑。这时候锣鼓点已经响起来了。

上了楼，父亲刚给奶奶量了血压，有点高。他不同意奶奶下楼，让我扶着奶奶到阳台上去看。从阳台看楼下的表演视野很好，灵棚前，一面鼓、两对铙，声音响得直冲云霄，震天的穿透力把化工厂家属院的大半居民都给喊了出来，人群一圈一圈地在围拢。飞镖队除了鼓手和击铙者，队员来了八人。他们示意人群往后退些，他们需要更大的圆圈来完成表演。

“小武师傅是个飞喜丧的能人，看来今天真是用心了，这是要打一个八仙过海给爷爷送行。”母亲在一旁解释着。奶奶点点头，反反复复念叨着：“八仙过海，好！”

飞镖队在小武师傅的带领下开始移动阵形，眨眼工夫已绕花翻飞。鼓点越来越密，表演者的动作也越来越快。队形不断地变幻着：八仙过海、四海升平、三阳开泰、二龙戏珠……围观的人们喝彩叫好，似乎在庆祝爷爷终于脱离人世苦海，荣登极乐。

小武师傅一招大鹏展翅，跃在空中，引得满堂彩。我的视线顺着他白色绸衣上的黑色浪花滚边，一路向上。血红色布帘子被系在金黄色的响铜铙上，十分耀眼。黑、白、红，是渤海湾边葬礼的颜色，红布常常被缝在衣服上，系在窗户栅栏上，像一团生命之火。粗麻布不似绸布飘逸，但只有这抹纯正的中国红，才能承载中华民族延续了数千年的灵魂血脉吧。我望着灵棚以及灵棚前不惜气力翻飞金铙、挥舞红绸的人们，此刻，我觉得爷爷

爷爷的镖事

李莹

就在其中。

毕竟，我们都是这片土地生养的人啊。风吹着红绸子直向天际，仿佛要将这响铜铙的魂灵之音引上苍穹。云层在震动，白色的云朵被越来越强的霞光浸润，镶了金边，又漫着红。

忽然，眼眶里止不住地涌出泪水。我想起，是这样的黄昏，爷爷教我学做他独门秘制的李氏花椒肉；也是这样的黄昏，爷爷在饭桌上问起我写书的事，他对我的回答似懂非懂，却总是高兴地点着头，一杯杯喝着小酒。

鼓声戛然而止。灵棚前，其他队员退到两侧，小武师傅在稍远的地方站定。鼓点再起，他一个亮式，跪地三叩；起身，边向灵棚移动边翻飞着铙花，一个鹞子翻身，再次跪地三叩；又起身，一个前空翻直到灵棚前，行复念叨着：“八仙过海，好！”

“小武飞镖队，拜！……各位亲朋好友，李老爷子驾鹤西游，乡亲们恕报不周。”司仪声起，锣鼓声灭，哀乐渐强。围观的人散去一些，还有一些排队行礼。奶奶说：“你爷爷退休后一直在居委会帮忙，这些人受过爷爷的好，特意留下道个别。”

晚上，送路回来，有个仪式是让我们这些晚辈往一盆米饭里插线香，据说谁能一下子把香插住，就代表爷爷心里最挂念谁。我的那炷香一下子就立住了。于是，我在心里做了一个决定。

确立汉沽飞镖作为我的创作主题后，我第一个采访的就是小武师傅的镖队。我问他：“你为什么肯为爷爷打飞镖？”他说：“你爷爷是个好人呢，好人头上有神光，早登极乐也是喜。”

（作者单位：天津市群众艺术馆）

记忆（外一首）

雷田伦

这个冬天
我该怎样走出风雪的迷茫
让你看到春天的背影
埋在枫叶下的记忆
风是否还会掀起
去南方的鸟
它们的歌唱
有没有感动天涯
河边的野芭茅花

缅怀夏天的白云
河水向东
只有它的心事
昼夜沸腾
故乡的太阳月亮
一只山鹰在山崖上孵化
我看见星星
流出了你的眼睛

思念

在远处的河流上
他们的思念
漂到了一起

他们不知道
春天他们光秃秃的枝头上
又会长出新芽
（作者单位：四川省德阳什邡市文化馆）

他站在那个地方
等曾经的那个她
现在他老了
老成一颗树
她也是一棵树
站在另一条河的河边
风一吹
他们都落着树叶
树叶飘落到河里

站长老单

吴肃

您看，他那一招一式、一腔一韵，虽赶不上城里的专业演员，却也贴弦贴谱。他虽不是什么著名导演，却也是这个乡里文艺爱好者们离不开的“土专家”。他就是牛古吐文化站站站长单志军，大家都亲切地称他老单。

单志军自从当了文化站长以后，就整天忙忙碌碌，在“七一”前夕我们来采访，正值单站长忙着为各村和乡直单位“七一”演出搞辅导。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就跟他一起到千斤营子村。来练节目的农民朋友们正等候在那里，一进屋，单站长二话没说，就操练起来。

单志军高中毕业以后从事文化站工作，并担任站长，一干就是十九个春秋。当初，凭着一腔热血和对农村工作的一片赤诚，不会就问，不懂就学，经过几年苦练，吹、打、弹、拉，样样拿得起放得下，唱歌、跳舞、京剧、评戏样样都在行，可谓乡村少有的文化能人。

现在单站长走到哪儿，哪儿就有歌声，他所到之地，处处有笑语。村里文化他要管，校园文化他要抓，企业、矿山

文化也少不了他。特别一到年节，单站长就更是忙得不得了，这不，他又马不停蹄赶到了七家金矿。

人们都说单站长是个地地道道的乡村文化人。全乡乡村学校，每年他都要跑上几遍，书写、绘画、摄影、录像，有求必应。

老单风趣幽默，多才多艺，对农村文化事业的发展倾注了满腔热忱。听说乡政府要开大会，单站长准备节目、布置会场，一直忙到深夜，单站长这种废寝忘食的精神使很多人为之感动，他的妻子也拿他没有办法。

最近，老单退休了，被聘用到派出所做饭打更。可他还不老实，没事儿弄个京胡，自拉自唱地吼两嗓子，弄得派出所跟文化大院似的。不巧的是，那天自治区的领导来教汉语视察工作，从通辽过来，见路旁有个派出所，就提出顺便下车看看。所长不在家，老单在家里反了天，正找了几个票友在那儿排练《智斗》，一板一眼，颇像那么回事儿，领导问：“这是怎么回事啊？”老单一看这阵

仗，吓得白了脸，对领导说：“这几个人平时好赌博啥的，让所长抓过好几次了，我让他们来这里‘活跃活跃’，不就少了点事吗？”领导点点头，对身边的人说：“这个典型要抓一抓，以文化人，功德无量啊。”所长回来听说了唱戏的事，把老单好个骂，说是给他惹了大事儿，连夜跑到局里去向局长请示。第二天，老单正在所里诚惶诚恐地等待着安排，所长的车吱吱地停在了院里，只见他从后备箱里拿出一堆锣鼓钹，说：“有原儿你就使劲给我整，整出天大的动静来！”“所长，你别吓唬我了，我回家还不行吗？”“哈哈，咱们受表扬了，自治区还要树立咱们为警营文化先进单位呢！把那些好要钱的、好三只手的、好耍个五把扇儿（打架）的全给我再来，组织一个演出队。今年参加全区的公安文艺汇演，有信心吗？”

“你就擎好吧！”话没说完，老单就乐颠颠地跑了出去。
（作者单位：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图书馆）